

記述金門高中劃時代的二件大事

—慶祝國立金門高級中學校慶—

原載：金門日報（6 浯江副刊）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17 日 星期六

作者：楊清國

轉載：陳調鋌

前金中校長李世峰調斗六中學，這次陪同校友會理事長陳調鋌暨「斗六中學金門校友聯誼會」等成員十六人蒞金。除參加金中校慶與參訪外，還要促成「八二三」砲戰期間，金門至斗六中學就讀之校友聯誼；也要促使新斗中人親身體會，金門炮戰以及金門校友，渡海至斗六就讀的這段可歌可泣的艱辛史。

金門校友臺師大教授黃基礎博士，來信要我協助安排行程，以及通知金門校友前來聚會。經與金中新任校長蔡錦衫聯繫，始得知校慶提前在十八日舉辦。磋商行程為十七日晚上：斗中校友會在金門青年活動中心（住宿救國團），宴請金中老師及金門校友；十八日參加金中校慶活動；晚上金門校友副縣長楊忠全學長，假金瑞大飯店，回請斗中師長、校友，（鄭籬山、黃金土、陳文遠、黃水木、王忠宗、郭育民、楊清國、何信德、許振地、王水泉、張清泉、許木生、鄭籬派、陳青山），等金門校友陪同。十九日返台後，由斗中校友盧海波秘書與二位高三與會同學進行心得寫作，列入「斗中校史」、「斗中青年」與「斗中校友會訊」報導。筆者為了表達誠摯歡迎斗中師長、校友的蒞臨。與感謝過去承蒙斗中曾導師等師長，和林芳浦同學等學長對我的關愛照顧，特記述母校金中劃時代的二件大事，為金門史作見證，提供盧秘書與二位同學參考。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三日下午三時，共砲突然向我金門猛烈射擊。這是繼中共於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進兵古寧頭與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搶攻大膽島殲滅戰的一次另類侵犯。不管陸戰或砲戰，受苦遭殃的都是無辜的百姓，誠如李炆烽縣長所說的：「戰爭無情，和平無價」，值得世人省思警惕。

「九三」砲戰期間，我讀國小六年級，地區學生照樣上課，我的同學—現任中央再保公司董事長楊誠對曾經回憶說：「當年我們在金城示範中心（現中正國小），參加全縣書法比賽，砲彈就打附近，老師叫大家先去躲一下，等陣砲過去，再出來繼續書寫，那次比賽我小楷得第二名，你大楷得第一名，還記得嗎？」痛定思痛，痛如何哉？我們談起來還感到津津有味，回味無窮。我們是秋季班，國小畢業班會考也是在金城示範中心舉辦。湖埔國小榮獲全縣一、二名，這次誠對第一，我第二。金門學子就是在這樣砲戰中奮發圖強，成長茁壯的，不可思議吧！

四十四年二月，我升讀金中初中部，三月學校從金中現址，遷移到金湖鎮成功村。當年因運輸車輛缺少，學校規定我們要把課桌椅，自行搬到新校舍，我們不知道新校舍有多遠，也不以為苦，大夥兒還像要遠足一樣，扛著課桌椅，嘻嘻哈哈排排走，

看到好寬好直的中央公路，大家還好興奮，大聲讚嘆！隊伍在中央公路（現改伯玉路）前進，大家汗流浹背，揮汗如雨，還是有說有笑，慢慢地我感到肩膀痠痛起來了，不得不暫停休息一下，再走，受不了又暫停，扛不動，改用拖著走，不合適的鞋子，也開始磨痛我的腳跟，我似乎越走越沉重。難得看見軍車駛來，我們試著攔住請求協助，因為太多學生爭先舉手攔車，軍車不敢停，我們只好奮力再往前進。從上午到下午到傍晚，我既累又痛，既渴又餓，我已記不得當時學校誰幫了我，把課桌椅搬到新校舍的。不過金中終於完成艱難遷校的壯舉，這種學生長途自搬課桌椅遷校的措施，可謂空前絕後，為戰地留下一頁可歌又可泣的史篇。這種在砲火中艱難遷校的偉大奇特歷史，足可流傳青史！對金門臺灣現代的青少年學生來說，也應有所啟示，真是劃時代不可思議的大事。

「山雨欲來風滿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點三十分，對岸廈門、大、小嶼、圍頭、蓮河等處的共砲，齊聚開始向金門砲擊，在兩小時落擊五萬七千五百三十三發，迄十月七日先後四十四天，中共砲兵向金門島群共射出四十七萬四千九百一十發砲彈（楊清國，80，【金門真美】〈金門「八二三」戰史館〉一文），可謂落彈如雨，史無前例，創下世界單位面積落彈最多紀錄。

政府又決定將金中從初一到高三九百多位學生遷台，公費分發寄讀於臺灣省三十所省立中學，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學生各項費用。現任金門縣楊副縣長、黃教授與筆者等三十餘人，就分發臺灣省立斗六中學寄讀。回想十月十日下午軍用大卡車，開到村內要載學生到碼頭搭船。當時我要升讀高中，二位弟弟同時要升初中。祖母說我年紀較長，讀書成績較好，指定我赴臺升學，兩位弟弟就留在家，幫我母親上山種田，下海檢蚵，以維持生活。我抗議赴臺，此時鄰長來家頻頻催促快點上車，我就在祖母的強迫拖拉下，嚎啕大哭離別家門，母親流著眼淚，幫我拎著小包包，車上車下一群人哭成一團。我個子小，母親要抱我上大卡車，我跟母親像是生離死別抱在一起痛哭良久，真不知此去何時能再見面。記得時任國史館的口述歷史學者董群廉秘書訪問我時，談到這段求學經過的往事，竟然悲從中來，禁不住在他面前失態的哭了出來。

大家冒著砲擊危險，是日夜晚在新頭碼頭岸邊候船，淒風苦雨，潮吼海嘯，我們沉默畏縮在一起，等著LVT登陸艇搶灘來接我們，因為潮水關係船無法靠岸，大家不顧濺水，踏跳板擁擠上船。人多艇小，既熱又悶，船味難聞，狼狽不堪，像沙丁魚似的擠在一處，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角落可以稍微蹲坐。沒想到此時廣播聲響起，說共砲將再向我射擊，要大家儘速下船，往岸邊疏散，大夥兒又拼命擠下船，在黑暗中、恐慌下亂擠逃竄，過後卻沒有聽說有人落海死亡，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風大船搖晃得很厲害，很多人都吐了，嘔吐聲此起彼落，我怕吐，十八個小時不敢吃喝，只好忍飢挨餓，等待命運之神的擺佈，「大丈夫把命交給天，要泰然自

安」。我默默祈禱，觀想菩薩保佑，願光明前程快點來臨。這段在砲火中逃難求學的痛苦經驗，是我最刻骨銘心，驚慌恐怖的逃難經驗，現在想起依然有餘悸，傷痛不已！

但是身為窮苦農家子弟的我，赴臺免費升學，也是戰爭浩劫苦難的幸運者，如果不是因為「八二三」砲戰發生，金門學生豈能一下子赴臺公費求學？今年「八二三」戰役五十週年紀念，金門已經有像黃基礎教授一樣的博士三百多位，在臺灣各階層發光發熱，也是金門人的驕傲，這豈不是因戰禍而得福嗎？六十一年胡璉司令官重遊戰地，看見金門人才濟濟，青年男女氣質非凡，遂感慨賦詩曰：

碧疇萬頃不飛沙，把酒臨風話桑麻；

吳鈞越溪小兒女，誰說金門是地瓜。

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美建交，中共才停止射擊，在長達二十年的「單打雙停」擾射下，金門人長年飽受砲彈威脅驚恐蹂躪，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很難體會到金門人的痛苦。去年我率領金門縣寫作協會，應廈門作家協會主席陳元麟之邀，赴廈門作文化參訪與座談，雙方人員皆唾棄兩岸國共戰爭，數說砲彈的兇殘，民眾的痛苦，都希望締造兩岸和平創雙贏，不再發生任何戰爭，則兩岸人民甚幸。



作者：斗中金門校友楊清國學長